

## 飄浪的學術人生：博士生涯的一點體會

韓 鈴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清大中國研究學程 2006 年畢業

在北京進行博士田野的某一天，我收到《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的邀稿，請我分享從中國研究學程到加州大學聖地牙哥社會學博士班的感想。當時已經在中國待了七個多月，再兩個月就要結束田野調查，時間緊迫，我焦急地加緊蒐集資料，深怕遺漏了重要細節。這份邀稿讓我回想起 2005 年的暑假，隻身前往北京進行碩士論文的田野調查。那是第一次到異地進行學術研究的資料蒐集，透過層層關係聯繫受訪人，一個人搭車在北京的街道胡同晃盪。此時彼時，這種浸在田野中的焦慮感，只有增加沒有減少。田野是無盡的，隨時都有新的發現，也會有現階段無法觸及的部份，時刻都得反思及修改研究問題。記得當年在中國研究學程，老師們告訴剛做完田野的我們：「有什麼料就炒什麼樣的菜。」現在進階到博士班版本：「在大量的食材中挑出適合題目的，做出一道驚艷的料理，沒用到的做成小菜或是另一盤大菜」。

### 性別研究／中國研究／社會學研究

我是中國研究學程第一屆的學生，在申請之前從沒想過未來的研究會以中國為主，也沒想過中國研究究竟是研究什麼。當年申請碩士班的青澀自傳裡直白敘述選擇中國研究的原因，我寫著對「中國」只有感覺，但從沒想過把當代中國作為研究對象。美國大學畢業的我當初唸的就是個冷門科系，我的專業是跨學科、跨領域的婦女與性別研究，與其說是專業，倒不如說是研究視角比較貼切。大學畢業後選擇回到台灣，在台大婦女研究室工作了兩年，累積點工作經驗，對於未來規劃，雖然知道自己想要繼續唸書，但過去的

訓練沒有落腳一個學門，總覺得不踏實。因此，選擇中國研究學程不只有策略上的考量，覺得自己可以慢慢地往社會科學更進一步。最吸引我的是完成碩士論文必須的異地田野，讓我在進入博士班前能有田野實做經驗。

唸博士班後，生活中遇到最多的詢問就是：「要唸幾年」。我回答平均六到七年，對方通常一愣，之後不是問「你還有幾年？」就是說「你很厲害，願意犧牲這麼多寶貴的時間」。老實說，我一直不覺得唸博士班是個犧牲，對我來說，選擇繼續唸博士班是很自然的事，這是我認知裡少數可以依照自己興趣工作，有高於平均水平的收入（雖然現在學術就業市場相較於過去緊張），未來在工作調配上保有一定的自由，選擇唸博士班有工具和興趣上的考量。況且，我早已習慣飛來飛去的飄浪生活，也沒太多語言問題。因此，在大家都在考慮要繼續升學或工作時，我在碩班第二年田野結束後就開始準備美國博士班申請事宜，並順利的在畢業那年的秋季，獲得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SD)社會學博士班的入學許可。

申請博士班過程中，唯一讓我考量的，就是該選擇哪個學科。在這抉擇的時刻，中國研究學程提供的田野調查機會對我影響匪淺，也是我最後選擇文化社會學的原因。中國研究學程強調的田野實作，讓我有機會去實地探訪、觀察，理解中國的社會運作模式。第一手的田野調查，也讓我有機會去檢視自己是否適合做質性的社會學研究。我的碩士論文研究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婦女研究運動的發展。兩個多月的田野，透過層層關係，我獲得參與各項性別研究的大小會議的機會，研究中建立起的關係，讓我有機會參與「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10」，認識了多位中國婦女學

界舉足輕重的學者。透過比較的視角，我發現台灣跟中國性別研究的學科發展有許多相似性，兩岸的性別研究交流也特別頻繁。然而，政治制度上的差異讓中國的性別研究在學院中被邊緣化，學科發展倚賴國際基金會支持，一旦資源斷絕，很多性別研究中心也被迫停擺。中國的社會變遷還有頻繁的跨國交流，將會如何影響新一代的婦女運動者？我把 2005 年的田野經驗謹記在心，帶著這個謎題進到我的博士班生活。

### 思考中國作為案例的特殊性：辯證中國

我記得剛到聖地牙哥參加新生說明會，遇到一位博班的華裔學姐，學姐的研究跟中國有關，但她告訴我，「你未來三年拿的課都跟中國沒有太多直接的關係，但你必須思考如何運用這些課程來構思你的論文題目」。在這之前，我從沒正式上過社會學相關的基礎課程，對社會學理論也沒有太多掌握，一頭栽進社會學的世界，用社會學的理论來思考中國，對我是一大挑戰。

過去，在中國研究學程，我們都是透過中國各種社會現象去反思各種西方理論，檢證或修正既有的理論假設。「中國研究」理所當然的就是以研究中國為核心，不需要去辯證為何要以中國作為案例研究，中國的「特殊性」被視為理所當然。然而，這幾年在美國的社會學博士班的學習裡，教授、同學們來自世界各地的經驗，逼得我不斷去思考，將中國作為研究個案對社會學的貢獻在哪？中國的崛起、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與民間社會的劇烈變化已是公認的事實，但這個事實並不等於中國的各種現象都是中國獨有，都具備「中國特色」。辯證「中國特色」(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不把中國特色視為理所當然(taken-for-granted)，必須要有比較的視野和思考的廣度。

我的碩士論文描繪了改革開放以來，學院裡婦女與性別研究的發展，婦女運動者的生命經驗如何形塑她們的組織策略。我發現，在中國的制度環境裡，婦女與性別研究組織只能與當地政府和國際基金會有雙重共生的關係，才能夠在中國

的制度環境中生存。然而，這個經驗卻不是中國獨有，解嚴前的台灣婦女組織運動與中國非常相似，早期的婦女與性別研究中心多是國際基金會扶植成長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婦女組織也是如此發展的。我強調改革開放後影響草根婦女組織發展的關鍵是 1995 年在北京懷柔舉辦的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但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制度性和文化上的因素讓中國城市裡的婦女組織發展成現在這個狀況？碩士論文沒有考慮到許多細緻的問題，也就是 so what 的問題。透過博士班社會學的訓練，結合過去的田野經驗，我理解到要發現影響組織發展的軌跡的機制是最困難的工作，也是最有挑戰性的。

四年過去了，當我再踏上中國的土地，在一家歷史悠久的婦女組織裡實習，進行關於性別組織的博士論文的調查。我發現婦女組織的成員有了明顯的改變，除了有年輕化的趨勢外，許多社會工作專業的畢業生因為畢業後沒有專業對口的工作，多數進入非政府組織工作。中國社會也因為經歷了北京奧運、汶川地震、上海市博，普遍大眾對「公益、慈善、志願服務」等理念都有普遍的共鳴，社會組織所處的制度環境也有了改變，雖不規範，但逐漸在改善。這主要是因為普遍大眾對非政府組織所能承擔的社會職能開始有了認識。因此，我的博士論文還是以中國婦女組織為研究案例，結合過去碩士論文的田野經驗，透過這些案例來看社會工作專業化對婦女組織發展的影響，進而去看中國福利社會的發展軌跡，也就是換個角度去說故事。

論文計畫口試時，口試委員之一，一位比較歷史專業的教授問我：我知道你非常在意在田野中能夠蒐集到什麼樣的資料，但如果在最完美的情況下，你能拿到你所有想要的資料，你最想要呈現給大家的是什麼？在 job talk 上，你如何用一兩句話形容你的論文，也就是你的 catch 是什麼？當我身在田野，被大量資料壓得喘不過氣時，我就問自己，你最想讓大家知道什麼，在你已蒐集的資料裡有什麼最讓人驚訝之處？研究問題就是在這樣的腦力激盪過程中，慢慢浮現，過去的理论訓練變成思考中國變化的重要工具，不只是大

量的蒐集資料，而是學習如何透過組織這些資料來說明，為何婦女組織的發展會呈現現在這種變化。

## 學術作為職業的生活方式

接下來分享一些博士職業生活的經驗談。我們所內新生第一年第一學期都有堂必修課，名稱是 Faculty Research Seminar，學生私下稱之為 Meet the Creature，每堂兩小時，每小時由一位所上教授介紹自己的學經歷和研究興趣，一位教授戲稱這堂課為"Meet the Beast"，各老師的個性可由其講述方式看出。一位教授帶了滿桌的書，一本本講述各時期寫了哪些書，哪本讓他拿到終身教職(tenure)，哪本獲得某某學會大獎，順便提到同期的同學現在的學術境遇都沒他好。一位教授開講如何在學院成功的長篇大論；一位教授分享他剛到所上的第一個暑假跟朋友相約到泰國去自助旅行，但教授們的暑假應該都要做研究，因此他不敢跟所上同仁們透露要去旅行的事，怕他們覺得他不認真做研究。有人分享生命經驗、生活觀，譬如每週都要放自己一天假不碰學術，讓自己喘口氣。還有教授拿了篇剛寫好要投稿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的文章，從頭唸到尾。不只是怪獸，什麼樣的生物都有。

回想起來，這些人之所以會讓我印象深刻，就是他們建立了個人風格，堅持自己所體認到的觀點比別人正確，再進一步去說服我們。這跟學術研究差不多，要是沒有風格，沒有自己的論點跟立場，對自己的觀點與研究沒有熱情，如何能夠在學術界立足？學習自處，堅定自己的立場，與自己和學術同仁們(colleagues)對話，這是博士班教我的事。

很多人說，博士班是個孤獨的旅程，然而，我也要強調，cohort之間的互助也是很重要的。所上有個學生的共同信件組，上頭是尋求各類學術信息的好地方，譬如每學期我們都會被隨機抽到評鑑所上某位教授，這關乎對方的升等、續聘、榮譽頭銜，有一定的格式。一旦在信件組裡尋求格式指導，熟一點的會私下分享寫過的評鑑給你，

不熟的則會指點你寫作方向，因為這是學術圈必要的 academic services。熱心的同學也成立了「獎學金申請網絡」，各種獎學金有不同的申請方向和寫法，互相修改給予意見都能讓大家的申請書變得更好，只要你開口詢問，過去所上的得獎者通常都會不吝嗇的分享申請檔案給你，屬於 colleague 間的信息分享很正常，只怕你不問而已。

學校之外的會議與短期工作坊，也是拓展學術網絡、尋求不同評論意見的好地方。自博班第二年開始，我會投稿不同的學術會議，包括社會學、性別研究、東亞、中國相關的研討會。有些會議提供參與者機票食宿，發表論文還能順便旅行，何樂而不為？第二年的暑假我獲選到英國參加「中國與世界」的研究生會議，機票食宿全免。在這個會議上，認識了許多在英國與歐洲從事漢學和中國研究的研究生們，不同的專業訓練和分析中國社會變革的視角，讓我獲益匪淺，我的發表也被選為工作坊的最佳論文獎。能夠引起不同研究者的共鳴，讓我對自己的研究更有信心。一些跨學科領域的論文工作坊更可以激盪不同的思路，論文計畫口試前夕，我獲邀參加加州大學聯合舉辦的「跨國女性主義論文工作坊」，四天密集的討論與修改，讓我在口試前夕獲得練習的機會，也讓我學習到如何跟不同學科的學者交換研究心得。

## 是否要被歸為中國事務專家？

最後，我要提的是，在美國博士班五年裡，一直浮現的學術定位問題。所上國際學生聚在一起，總會聽到些抱怨，就是以美國為主題的研究從未在課堂上被質疑，為何要研究美國？但以其他國家為主的研究，卻常常被問到，研究這個國家有什麼特殊性？社會學的意義在哪？一位朋友的指導教授告誡他，不能讓大家一有中國問題就聯想到你，因為這樣就說明，他們已經忘了你其他的專長。我在挑選論文委員會時，一位教授建議我不能讓委員會看起來太「亞洲研究」，那樣未來找工作的路可能比較窄，找到適合自己的

niche 很重要，但不能窄化自己的專業。我在求學期間認識了許多留學海外的年輕中國學者，他們的博學還有認真做研究的態度都讓我佩服，激勵

我必須多充實學識，將來會是他們評論我的研究。了解自己的學術定位還有紮實的做研究，與不同的學者交流對話，我仍在摸索這條學術之途。

